

凌晨两点，爱人起身去洗手间。回到卧室的当儿，一丝光亮突然闪现。她，又在玩手机。

“唉，怎么还是0步？”果然，她又念叨着微信运动里的步数。几个小时之前，她就心心念念了，像股民不断盯着K线图。

我吃力地半睁开眼，很快沉沉睡去。直到早上六点钟，又被她的唠叨惊醒：“还是0步！不知道他一天到晚都干什么？”

“不要再纠结，不要再微信，你直接打他电话！”我不再淡定，其实，心里也一直被那个“0步”揪着。

此刻，瑞士洛桑时间，夜里12点。再不电话联系，儿子可能要休息了。一

天都是“0步”，他到底干什么？一天都没干什么？带着手机上个厕所，来回码也有十几步。想想可怕。在他的中午、下午时段，我已问候过两次，没有一字回复，他此时到底处于什么非常状态？越想，越觉得可怕。

爱人回到微信页面，点击语音通话。这是我们唯一的直接联系方式。等了十几秒，无人接听。

“幸亏生的男孩，要是女孩，一个人在那，你不晓得要急成啥样……”情急之下，我有些慌不择言，把他们母子俩都“嘀咕”了

# 每一步都“算数”

周云龙

去年暮秋时，父亲一人坐高铁，带着大包小包，穿越千里，到上海来看我。包里装着从老家移栽的香椿树、石榴树和无花果树苗。

回到家，已是很晚。他顾不上休息，跑进花园，把带来的树苗一一栽上。两棵香椿树苗分而栽之，“能活哪棵算哪棵”，他嘀咕着。

植物的生命力总是出乎意料地顽强，带来栽上的所有树苗都活了下来。

今年清明过后，父亲打来电话关心香椿长芽了没有。

“刚刚冒芽。”

“长出来了。”

“芽变多了。”

我随时向父亲汇报香椿的长势，像照料孩子般给它浇水、施肥，看到它每天都在变化模样，内心充满了惊奇和喜悦。

想起幼年此时，也正是母亲收椿芽的时候。屋后的香椿树长得高大健壮，原本冬日看上去光秃秃的香椿树干上，在东风的微力下，一天天发芽，抽绿，长大。

等到谷雨前后，椿芽已长得极为肥嫩。此时采摘的香椿为头茬香椿，香味浓郁，质量上乘。

母亲的脸上荡起欢快的涟漪，她开始忙碌起来。她拿一个铁盆放在香椿树的旁边，然后，掐掉那一片片泛着微光的椿叶，留住中间的心芽，以待它重新再长出新的来。不一会儿，铁盆就满满当当，如获至宝，母亲兴冲冲将香椿端进屋。

洗净香椿，用开水焯一下，剁碎，放入碗中。再打入两个鸡蛋，加盐，搅拌均匀。锅中热油，倒入搅拌好的香椿鸡蛋。只需一会儿，香椿炒鸡蛋就做好了。父亲夹一筷子放入口中，连连称赞，真是香啊！

香吗？幼时的我对香椿有种深深的排斥感，觉得它的味道冲鼻而难闻。明明是臭得不得了！我是绝不会动一筷子的，我生气地想。

然而，三十几年过去，不曾想到，我的味蕾变得和母亲一样——对香椿爱之又爱。它的香，独特而隽永，浓郁而热烈。犹如某些人，需时间沉淀，才觉出他的好。

在乡愁随时可见的这个春天，我渐渐学会做各种香椿食物。香椿煎饼，炸香椿，香椿拌豆腐，香椿炒竹笋……因香椿的到来，一切变得生机勃勃。

爰爱炸香椿。锅中升起滚烫的油，蘸过鸡蛋液和面糊的香椿芽一根根在热油中发出“噼里啪啦”的响声。想起只有过年的时候，才可听见如这般的鞭炮声。

新鲜出炉的香椿芽，散发金黄诱人的光泽。咬一口，外脆酥香，内软鲜嫩。在嘴巴里跳跃的椿芽，演奏着春天一切的美好。

“雨前椿芽嫩无比，雨后椿芽生木体。”在这个即将落幕的春季，没有比吃一口香椿更慰藉人心的力量了。

微信留言，语音通话，折腾到第三回合，终于接通，那边懒洋洋的：在家，没出去，做作业……

警报解除，虚惊一场。两年前，儿子出国留学，自从开启“微信运动”，爱人就加了关注，从此变得忐忑：一旦发现自己的步数在100以内，就开始疑窦丛生；一旦看到步数突破10000，又开始担心忧虑。她的纠结，往往直接传染给我，间接传染给老家生活的外公外婆。只有我乡下的老母亲“逃过一劫”，她不懂什么微信不微信。

“微信运动”，可能是一个不错的发明。你看，它不说一句话，只给你一张带有点赞功能的步数排行榜，就能给你“迈开腿”的动力。它利用了人们的好胜心？虚荣心？不管什么“心”，看到步数不断更新，看到排行榜不断刷新，总不可能一点无动于衷，除非不点，不看。

“管住嘴，迈开腿”，健康养生专家们喊破嗓子宣传发动，最后发现都不如一个计步小程序那么有号召力。前人说过：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。现在看，一打纲领颁布，可能不如一个工具应用。上个世纪，国家扫除文盲和半文盲，汉语拼音的教学上花了多少时间，多少代价？其实并不如一部手机来得直接有效。小小屏幕上，26个字母“杂小”排列，你不管会不会拼音，摸索摸索，也就渐渐准确了，熟练了。早年拼音一窍不通的，现在都能盲打，唯手熟耳。——当然，工具应用以及拼音输入法是双刃剑，它又让越来越多的人“写”不出汉字，用进废退也。

“微信运动”，催生人们脚下走路的热情，而步数排行榜的设计，又激活全民攀比的心态。朋友圈里，有人交代自己的一生活片段：陪女儿去买奶茶，路

春节前夕，安徽保姆照例回乡过年。不承想，她当天走，岳母就住院了。医院规定90岁以上老人一定要有人陪护，而医院里一对一的护士都回乡了，于是家人轮流上场了。

恰在此时，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袭来，人们响应国家号召，减少外出，马路上罕见人影。但去医院陪夜，是责无旁贷的，这样从住处到医院，两点一线构成了我每天的行踪。每天进医院大门要测体温，进病房大楼再次测温，到了护士台还得登记姓名，手机号身份证号也一概不能漏。几天后，管理更严格了，加上了登记体温及有无外出史，尤其是重点地区旅游史。

我按规定填了各项后，在“有无温度”一栏犯难了。填我没有温度吗？虽说现代人的体温已经低于37摄氏度了，但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没有温度呢？填无温度显然不妥。问题是这个栏目的设置，明显是用词

不当。我对护士说，人当然是有温度的，是不是这个栏目改为“有无发热”更准确些？护士听后笑了，从善如流，当场改了。

夜里无事，又想起填表的事，不禁哑然。

现代化的办公方式让人除了签名外，完全可以不用笔了，以致相当多的人常常提笔忘字，准确用词也成了一个问题，不准确不规范的表达成了常态。

互联网兴起后，中国字受到了很大的冲击，现代人似乎不会写字了，也不会用简练的语言表达意思了。就以此次每天预报新冠肺炎疫情数字来说吧，竟然能看到“截止到何时何分何秒为止，累计确诊多少人”这样不准确的表达，让人无语。

用词不准确，表现方式是多方面的，报纸广告就是一个重点，却又不太受到重视。每每见到报刊上的讨

个人，最令我牵挂。

当然，每一个孩子，都有关注他的父母、长辈。上次，小外甥的运动步数半天皆是0，妹妹不便直接询问儿子，怕他嫌烦，转而求助于我。等到那边回复平安，妹妹一声长叹：不晓得是不是血缘关系，就是老不放心他，每次看到他步数不多，就紧张得要命。也不晓得，也不敢问。手上做什么事，心都揪着……

看来，不只我们为子女“瞎操心”，不只我们被微信运动“绑架”。——顺便提醒子女不在身边的父母，读完此文，不要由人及己展开联想，谨慎应用计步程序，少去关注子女步数。声明在先：冲动是魔鬼，关注易后悔；步我后尘者，当心一鼻灰。

## 有无温度？

哲俊

告，有些落款上是“爱妻”“贤妻”，这本是丈夫对妻子的敬称爱称，却被用在了讣告发布者自己身上。

再比如，“位”是尊称，是敬辞，是对他人使用的，却有人用在自己身上；还有的人将它用在不值得敬重的人身上，如“一位罪犯”“这位贪官”。语言表达的混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完全没有了敬畏之心。

这种乱象在媒体上也是屡见不鲜，电视节目预告时间字幕常将晚上10时，写为“晚上22时”；有的将告示写成告示；错用“的得地”更是不在话下；用得最多的，当属某展会或会议“正式”开幕，难道还有非正式开幕的吗？

著名作家王蒙先生曾感慨地说：“遗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之精髓与汉字原型，我们成了数典忘祖的新文盲。”为了纯洁文字，20多年前，上海诞生了一本杂志叫《咬文嚼字》，专门纠正文字差错，深受读者的欢迎。我但愿它能早日下岗，那时就是我们的文字水平提高之日。

从“有无温度”说起，已扯远了。我们是汉字传人，将字写好，将词句写准确，不会是一个过高的要求吧。

## 香椿

朱莎莎

走到一半，惊呼：没带手机！赶快掉头，不是担心无法付款，口袋里还有些现金。惋惜的是，这段来回的步数，不能计入“微信运动”！听到惊呼，女儿的批评如春天般温暖，又直击要害：怎么连走路都这么功利？“唉，唉，你这说话的……”很想维护家长的权威，却又脱口而出，“也对！”

这是一个有趣的现实场景。这又是一个有意义的生活隐喻：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过去，这个“算数”，意思就是算了，不必计；而今，这个“算数”，却是不少一步，不漏一步。太狠了。

“微信运动”最初上线应用的时候，一点也没放在心上。每次看到朋友圈有人晒步数，只觉得无聊：跑了多少步，有什么好炫耀的？等我在爱人劝导催促下，下载小程序，才发现它另有妙用，可以无干扰地关注儿子的出行状况。在“微信运动”里，无穷的远方，无数的人们，只有他一

杨济诗老师是我的同事、朋友、兄长、恩师。有人曾这样评价：你们是珠联璧合、“亨特·麦考尔”、最佳黄金搭档。可是4月27日晚，他被病魔夺走了生命。曾被人称为“卢湾一首诗”的杨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，再也不会一起做新闻策划、不会为企业宣传做采访、不会有我们俩的署名文章了……

说起杨老师对新闻的执着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“三报两台”记者编辑中就很有名气。当时有位记者说：“有人称我们是‘新闻疯子’，没想到你才是真正的‘疯子’！”当时的一句戏语，现在看来，何尝不是杨老师一生对新闻事业坚持、执着的真实诠释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《新民晚报》复刊，杨老师担任首批通讯员。因为长期在政府部门从事商业管理工作，对淮海路商家的变化如数家珍，杨老师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关于商业的佳作，特别是随着淮海路地铁开挖、商业改造与调整、再调整，每一次他都深入现场采访，发现亮点，写出鲜活、接地气文章。当时卢湾区老字号企业有很多，可以说，他写遍了所有老字号。“古今内衣聘请形象代言人”、“丰裕生煎连续一周排队不断”、“长春食品商店去皮销售”、“奇美皮鞋特大特小供应”等等新闻，产生很大的影响

力。在杨老师眼里，只要淮海路走一遭，一定又有新素材。

当年我跟着杨老师采访了著名艺术家孙道临老师和杨华生老师。采访孙道临是在漕溪路上的上海电影制片厂，杨老师问得很详尽，记录也很仔细，孙道临向我们娓娓讲述住在淮海路、与这条街的渊源故事。杨老师对我说：“能让我们采访到名人非常不容易，必须认真、仔细，尤其是小细节不能漏掉。”

杨济诗老师很斯文，平时话不多，但只要说到新闻宣传、说到商业品牌和领军人物，他的眼睛就会发亮。他很看重特约通讯员这份证书，觉得这不仅是一种荣誉，更是一种责任。他常说，我有责任宣传当年的卢湾、当下的黄浦商业新经济、新模式、新举措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上海电视台曾推出《三百六十行》专栏，每天一个行业一个人，其中通讯员这个“行业”就是杨老师。

他一生把写新闻当作一种事业，把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。在我眼里，杨老师是一位真正的新闻“战士”，以一腔赤诚，把使命写在了黄浦的每个角落。愿您一路走好！

## 把使命写满黄浦

孙霞琴

## 七夕会

当地人讲，亭林挺灵的。我觉得最灵的是复兴东路的那棵松，全上海的树数它年岁最大。

我们去的时候，古树周围正在修整。镇上领导说亭林镇政府房子是全上海最破的，树呆的地方比政府好。人不如树过得体面，太难得了，不由得心生敬意。

看树的路上遇一石柱，像过去的拴马桩，旁边立着保护牌，上书“宝云寺旗杆石”六字。寺早已不在，石柱、石阶、石桥完好，可见石头的坚韧和硬朗。宝云寺门前有条河，为五溪汇聚而成。河在，寺却不在，只有一段檐下的木雕和阶前的青石。

古松园外有一段文字：此道劲罗汉松系元代著名文学家杨铁崖手植，故又名铁崖松，距今已六百余年。同行的蒋先生说，相传杨维禔到亭林寻访顾野王遗址，正逢六十寿辰，东道主设宴为其祝寿，酒酣兴浓后欣然去庭园亲植罗汉松一棵，以志寿庆。几经战乱，灾害频袭，树干受损仅剩半株，古松依然满树葱绿、枝繁叶茂，傲然屹立成景。旁边有一株厚壳树，巍然挺立，不歪不斜，像年轻小伙子搀扶着耄耋老人，一扶就是百余年。我问是谁栽的？说是顾野王后代同善堂堂主顾澜所植，代自己为其守护。这也是一种尊老、一种孝道，自己抽不开身，陪伴不了，种一棵树为其却善行。老伴问为啥现在还未发芽？回答是年成好就展枝早。物候的世界，树不懂，我们也未必懂。

围着古松转了三圈，古松不是一般的古，而是真正的高古，上半身如祥云停靠，我们只能仰视。下半身黑得油光

## 一棵树与一个书堆

黄开林

铁骨铮铮，虽然没有上前抚摸，也会感觉到化石般的硬度。活着的部分不足三分之一，这多像古代文人的骨气、气节以及宁折不弯的禀性。罗汉不是一尊佛么？我只在此处朝拜了几分钟，就有五官舒朗、六根清静之感。

我向来喜欢树，一生中写过十几棵古树，觉得喜爱植物或把植物当朋友的人，内心会有一股静气，言行举止会有一种骨气，自己也许并不在意，别人会发现你的不同。再热闹的景点，只要有大树，我都会停下来观望，礼敬三分。树与文字，成了我无法改变的爱好和习惯。

如果说古松是一管笔，一管秉笔直书的巨大铁笔，那不远处的读书堆就是一卷雄文，一本奇书。顾野王晚年隐居在此，结草筑舍，读书修志。大寺山原高十丈，占地数十亩，树木浓密，几经砍伐，主峰曾被取土填河削平，后经保护成一座土丘。王安石有诗曰：寥寥湖上亭，不见野王居。平林岂旧物，岁晚空扶疏。自古圣贤人，邑国皆丘墟。不朽在名德，千秋想桂林，古松依然满树葱绿、枝繁叶茂，傲然屹立成景。旁边有一株厚壳树，巍然挺立，不歪不斜，像年轻小伙子搀扶着耄耋老人，一扶就是百余年。我问是谁栽的？说是顾野王后代同善堂堂主顾澜所植，代自己为其守护。这也是一种尊老、一种孝道，自己抽不开身，陪伴不了，种一棵树为其却善行。老伴问为啥现在还未发芽？回答是年成好就展枝早。物候的世界，树不懂，我们也未必懂。

围着古松转了三圈，古松不是一般的古，而是真正的高古，上半身如祥云停靠，我们只能仰视。下半身黑得油光

## 渴望

素描

张定华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## 旅游